



江湖棋侠

(之一)

深夜，棋城，肃杀。神秘黑衣人，先皇一盘棋，刀口滴血。棋城楼主，大地作盘，气定，神闲，车、马、炮纵横，江湖血溅……

江南棋客
著

时事出版社

棋城

江湖棋侠

(之一)

江南棋客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湖棋侠. 1/江南棋客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232-198-4

I. 江… II. 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898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25 字数: 44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第一章 菊园夜 森森指骨显精魂	(1)
第二章 欲断指 宇峰无泪非绝情	(5)
第三章 追刺客 夫妻联手战群魔	(9)
第四章 斗群魔 夫妻频频出绝招	(13)
第五章 发雷霆 青阳抡巾悄然至	(19)
第六章 棋城静 魅魑阴辣损棋王	(23)
第七章 心相连 卓家同气战魅魑	(27)
第八章 好宇航 打虎不离亲兄弟	(31)
第九章 六博棋 五子登科亦枭雄	(35)
第十章 斗九笑 棋王翩翩显棋道	(39)
第十一章 痴情女 爱你宇峰没商量	(43)
第十二章 洞庭剑 波涛滚滚太无情	(47)
第十三章 聚梅园 棋王苦思商对策	(51)
第十四章 寻踪迹 宇虹偏偏遇才俊	(55)
第十五章 车轮战 宇峰妙着频频出	(59)
第十六章 风声急 宇峰难以顾玉仙	(63)
第十七章 好湘蓉 装神扮鬼假亦真	(67)
第十八章 彩云飞 宇虹纤指游棋局	(71)
第十九章 神农王 声东击西惊玉仙	(75)
第二十章 戏中戏 青阳岂是等闲人	(79)
第二十一章 网中网 小鱼岂可乱翻天	(83)
第二十二章 情难却 愁眉妙玉对青阳	(87)
第二十三章 血腥浓 应有诗情和画意	(91)
第二十四章 遇偷袭 喃喃情急醒宇虹	(95)
第二十五章 设圈套 玉仙奇招吊神农	(99)
第二十六章 魅魅魑 宇航如白日撞鬼	(103)



- 第二十七章 追蓝影 怡红院里遇东施 (107)
- 第二十八章 怡红院 嗜血东施弄处男 (111)
- 第二十九章 赖皮鬼 看你赖皮到何时 (115)
- 第三十章 神猴爷 偷尼摘桃多劣根 (119)
- 第三十一章 情深深 青阳妙玉爱意浓 (123)
- 第三十二章 出家人 凡心未死惹尘埃 (127)
- 第三十三章 天地窄 冤家碰头见真功 (133)
- 第三十四章 发骚情 东施裸身缠宇虹 (136)
- 第三十五章 寻情郎 冰山神女挟宇航 (139)
- 第三十六章 遇强敌 棋王浴血杀出路 (143)
- 第三十七章 凤非狼 却似狼吞猛虎咽 (147)
- 第三十八章 好双龙 龙腾四海神鬼哭 (151)
- 第三十九章 游龙掌 旋转九宫看古阳 (155)
- 第四十章 江湖险 英雄也要美人扶 (159)
- 第四十一章 情急时 喊声老婆不吃亏 (162)
- 第四十二章 忙奔逃 伍云难忘棋友情 (165)
- 第四十三章 咽声惨 声声撼天又恸地 (168)
- 第四十四章 怡红院 难分真假陈云秋 (173)
- 第四十五章 张欢到 宇虹速离怡红院 (177)
- 第四十六章 战魅魑 自古英雄出少年 (182)
- 第四十七章 论功夫 小丁逗着冷笑乐 (185)
- 第四十八章 天渐亮 群雄纷至白云谷 (189)
- 第四十九章 欲逞能 黑脸修罗讨没趣 (193)
- 第五十章 规则定 酒瓮当棋地为盘 (197)
- 第五十一章 定人选 各怀心计和鬼胎 (201)
- 第五十二章 列阵形 黑脸方知大难临 (205)





第五十三章	斗人棋	首招无尘便丢面		(209)
第五十四章	笑衡山	酒瓮敬佛不敬鬼		(213)
第五十五章	显海量	酒气冲天可		
		揽日(一)		(218)
第五十六章	显海量	酒气冲天可		
		揽日(二)		(222)
第五十七章	棋童娃	顽皮天真会搞笑		(226)
第五十八章	灵猴子	一招撞月大功成		(230)
第五十九章	妙辉死	心情跌宕各不同		(234)
第六十章	周丰毅	品酒行功好等闲		(237)
第六十一章	神照啊	春风只润众棋侠		(241)
第六十二章	碧落洞	玉女横陈天惊羡		(245)
第六十三章	道身世	是是非非谁是谁		(249)
第六十四章	闯江湖	宇虹扮男带书童		(254)
第六十五章	三棋童	天真顽皮谁奈何		(258)
第六十六章	鲤鱼香	行拳猜马乐了谁		(262)
第六十七章	女儿香	香得顽童魂颠倒		(266)
第六十八章	发飞刀	金钩钓月一棋局		(269)
第六十九章	飞刀飞	钓月何须用金钩		(273)
第七十章	情相悦	何惧神婆与高僧		(275)
第七十一章	发日功	竟像宇航裹红绸		(279)
第七十二章	竞相斗	宇航岂知女人醋		(283)
第七十三章	通心气	张欢小丁不吃亏		(286)
第七十四章	黎月松	小丁玩你又如何		(289)
第七十五章	掌对拳	高人竟然是宇虹		(293)
第七十六章	雪儿红	芳颜绝世谁奈何		(297)



- 第七十七章 圣剑出 岂怕青龙狠辣招 (301)
- 第七十八章 任漪漪 风刀冷箭无涟漪 (304)
- 第七十九章 风潇潇 无情更比易水寒 (307)
- 第八十章 飞来寺 飞来春色霞满天 (310)
- 第八十一章 踏仙石 嘻嘻哈哈气蓝泉 (314)
- 第八十二章 得神助 相通心气杀蓝泉 (318)
- 第八十三章 船家人 心地慈祥让招式 (322)
- 第八十四章 到英州 宇虹求索问良知 (325)
- 第八十五章 碧翠峰 小丁暗偷一香吻 (328)
- 第八十六章 狂风起 玉女潇潇斗罗刹 (332)
- 第八十七章 冷罗刹 初显山水有来头 (336)
- 第八十八章 欲逞狂 岂知怪异是宇航 (340)
- 第八十九章 遇强手 棋韵袅袅可杀敌 (344)
- 第九十章 棋结局 兄妹竟然杳无踪 (348)
- 第九十一章 天外天 疑云未散添迷雾 (353)
- 第九十二章 怪中怪 宇虹追杀庄无为 (358)



第一章

菊园夜 森森指骨显精魂

1875年，光绪年间。

夜半，棋城静幽幽的，灯光也鬼闪似的，神秘而诡异。

寂静中，菊园的棋楼里透出一缕灯光。

跪着，卓宇峰在棋楼里跪着，面前排着一截截寡白的手指骨。从它们由细而粗的排列顺序、大小不同，以及不同程度的磨损情形来看，它们并非出自一个年代，而且经年历月，几近古残。

这些白森森的指骨，来自他的祖辈。每一截都包含一个悲壮的故事，就像从石山雕出的一尊石像，从雪山涌出的一股泉水，从荒海上飘来的一片帆，它们已然是卓家祖辈灵魂的精神象征。在他眼里，它们如光芒闪烁的、万分珍贵的金山玉柱，以特有的坚韧支撑着他们后辈的梦、后辈的脊梁……

自他的先祖从陈序道手上接过菊园的那一天起，卓家便立下三条大誓：

- 一、卓家只经商不从政。
- 二、卓家要人丁兴旺。
- 三、卓家要弘扬菊园棋韵，刮目于棋城。

有这三条大誓，陈序道才放心地离去。棋城的每一街每一巷都有青楼、赌馆、武馆、镖局，卓家人有万贯家财，却不将一文钱投资到它们身上，可见不是庸俗之辈。说不定，他们卓家的骨子里还藏着棋的因子。要不，他们卓家怎会不用钱去滚钱，而是投入菊园，投到象棋身上？所以说，陈序道是放心地离去的……

如此越八百年风雨，从宋元明直跨下来，直至大清咸丰六年，他卓家的前二誓都基本上达到了。但这第三条，直到卓宇峰的父亲因棋吐血身亡，也未曾完成。可谓多灾多难，但大难之后并未见福。为了象棋，他们卓家可谓用心良苦。知道象棋是门艺术，里面有许多说不清的文化，他们便请回老师，至少有秀才一级文凭的人来教卓家子弟。两岁知诗，三岁懂经，四岁几乎与诸子百家握过手。



不说满腹经纶，也可说有半肚子墨水。知道下象棋得有拼劲、耐性，即请回少林寺和尚、武当派传人、民间高手教卓家子弟习武。两岁站桩，三岁出拳，四岁舞剑，十岁上下几乎已练就十八般武艺。丈余高的墙可呼地跃过，碗口粗的树木可挥掌砍断，完全达到一流高手的水平。

而且，棋城的人都知道，他的祖辈个个身壮如牛，吃五大碗米饭，两大碗猪肉、牛肉、羊肉、鱼肉、鸡肉，八大碗米酒、黄酒、红酒是常事，老虎见了也会惧让三分。娶个村妇，臀部肥厚，髋部宽广，乳房永远泉水盈盈；虽胖而不累赘，壮而又匀称。一年生娃，二年生子，三年生凤，四年育龙，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一气连生，大气不用喘一下，这也是在棋城出了名的。若以为棋城是个弹丸之地，卓家才会有如此盛名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初乾隆皇下江南，挟一股大马雄风来到棋城，牛眼看城低，竟于一个星明月洁的夜晚找来八旗弟子，骑上八匹高头白马，欲一夜跑遍棋城。那阵，得得的蹄声催命似的。有人还深切地记得：蹄声过处，木棉花嘶嗦、嘶嗦地震落，花瓣悲鸣，迸裂出滴滴血汁，涌入心骨。哪知蹄声响了八天八夜，也没一匹马能回到乾隆皇的身边……

乾隆皇毕竟是个王者，目光不俗。据说他当时只露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嘴唇泛了一丝白，脚尖往前探了一下，又退回原处，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喜怒举动。有人说，他乾隆皇服在心里，只是不表于形相罢了……

棋城之宽之深之博，从来都不是以多少条街、多少条巷来计算的。外人不学，只有棋城人自己心里清楚，且不可言传，只可意会。

就在卓家发出区区象棋怎能奈何我卓家这一豪言的那个夜晚，菊园棋楼竟然棋声大作，如群马从天边而至，若海潮自海角而来，似万只角号齐鸣。小孩子听着似天籁，眼睛瞪得圆圆的，一夜仿佛长了十岁；大人听得却似鬼哭狼嚎，声声刺心、声声顶肺，像是要惩罚他卓家的大言不惭。

菊园棋楼闹鬼了，有人说。

有人却道：闹什么鬼？那是菊神陈序道显灵了。

各说不一。卓家的人却不放在心上，仍道：不就是区区象棋吗？能大如海，不可跨越吗？

却不知道这小小的象棋，历经数千年的浸孕，已在人们心中布成了一个神秘的宇宙星辰。它是静，亦是动；是阴，也是阳；是虚，更是实；动动静静，阴阴阳阳，虚虚实实，使人们心中最微妙的东西也沿着梦的目光深入棋境……动中生静，静中生动，年年岁岁，生生不息，进而永无止境。因此，尽管卓家一堆一堆的金银往外丢，一批一批的象棋高手往回请，同吃同住同切磋棋艺，大有衔远山、吞云雾、浩浩荡荡、横无际涯、非三年五载击倒梅兰竹三园、重振菊园雄风、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气势。然而，一而再，再而三，转瞬奋斗八百年，他的祖



辈非但没击倒梅兰竹三园，且连一次和棋的机会都没有。无奈，只好乖乖地回到菊园，祈天祷地，挥刀断指，以作激励后辈不断努力拼搏的精神支柱。

三十二截手指，便源于此。

三十二截手指，就像棋城棋海里的一滴水，与棋城的宽、广、深、博相比，不过是一粒小小的雨珠，坠落便坠落罢了。

卓宇峰心细，从指骨的大小不同、坚硬程度不同，知晓了断指人的年纪，却发现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年纪小。他不知道这是否是浮躁造成的后果，还是别的什么。他只清楚地记得，爷爷在父亲面前断指的瞬间，整个身子忽然倏地消失了。在父亲千呼万唤的哭喊下，爷爷才显现蟋蟀般的身影，鬼火似地飘忽不定，缓缓地挤出一句话：“物微藏精则胜比宇宙，儿啊，千万别……”话未完，爷爷便永远地消失了。爷爷到底想说明什么？没说清楚，但暗示是明显的，是对象棋的一种切肤之感，也是对象棋之深博的一种虔敬。父亲刚想说“我明了”，而口还未开，叔公、伯爷已齐声对父亲道：“他说的是鬼话，信不得。从今起，你只能把先辈的豪言记在心上，以此为力量……记住了？”

“嗯。”父亲忙应道，不敢面对叔公、伯爷严厉的目光。

后来，至于他父亲卓世雄是如何捧着爷爷的断指，对天足足发了七天七夜誓的，他就无从知道了。他只记得，父亲在他18岁那年去向梅兰竹三园挑战，结果惨败而归……

当卓世雄头顶泰山般踏入菊园的那一刻，卓宇峰的心便被一种浓重的阴影笼罩着。他看着父亲那双莽莽苍苍、虚虚实实的眼睛，从肉体到灵魂都有种刻骨铭心的痛。他叫声爹，爹却像只失魂落魄的孤雁，灰不溜秋地在远天划过。母亲也感到事情严重，忙叮嘱他尾随父亲上棋楼。

走入门，父亲正背他而立，滴哒的泪哗哗落下，如骨离肉散，十分悲怆而尖锐地颤动着他的心弦。作为长子，他隐约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应该不背离父亲，哪怕父亲……

听到脚步声，卓世雄回过身来，见是儿子，忙擦掉泪痕，极力装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看着儿子一脸英气地走了过来……抚着儿子的头。他欲说千言，喉咙却哽着，一种酸酸的、悲戚的感觉蚯蚓般在腹部、胸间爬行、翻卷，一次次欲冲断他已十分脆弱的神经。“不，世雄，你不能倒，你千万要挺住。”有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儿子在你面前那，祖宗在看着你，你不能丢祖宗的脸。生不能当人杰，死亦要做鬼雄，你可要刚强一些、英雄气概一些。”

唉，望苍茫大地，他何尝不想创造一方美丽的天地送给儿子？然命途多舛，连在小小的棋枰上留下自己尽善尽美的棋谱都做不到，他……内疚、怜悷、懊恼齐集心头。若不是他们卓家早出豪言，他真想抱着儿子痛哭一场，老老实实地对



他说：儿啊，心所向往的世界不是想得到便能得到的……爹无能，空有大梦，儿啊、儿啊……但他却不能，不能在惨痛的时刻将自己在儿子心中的形象粉碎，祖祖辈辈追寻的梦不能在自己身上灭了。对，即使死，也要像鬼雄。于是，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不让哭声泄出来，不让心中的悲戚流露出来，头一昂，颤声问：

“峰儿，记得棋乎？”

“记得。”

“答。”

“是。”卓宇峰突如面对一尊天神，入门前的哭声，此刻与他一点都不搭界，好像全然没发生过。“你爹的样子真凶。”母亲担忧他被吓坏。“不，爹的样子就该这样。”他道。母亲搂着他：“我苦命的儿哟。”可他不知苦从何处来，只知道此刻是父亲点化他一生的关头，他不敢有半点马虎，双唇一张：棋如山，连绵不绝，高峻挺拔，莽莽苍苍，只等一条通天的路；棋如海，宽阔无边，深不可测，浩浩荡荡，只盼一片不落的帆……”

“好。”卓世雄动情地道，目光凝在儿子的脸上，“还记得愚公？”

“嗯。”卓宇峰点点头，然后一张红唇，“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卓世雄接过话茬，目接远天，凝神吟诵。

当卓宇峰吟到“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时，卓世雄已激动得泪光盈盈，“凭此，人之所望也不会穷匮……”

“爹，这便是为棋之道吗？”

“对，对，真不愧是我儿。总有一天，你会打败他们三园的。”卓世雄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显得无比兴奋。而一个声音却催道：“世雄，别婆婆妈妈老说个不停，该自己行家法了。”卓世雄身子一颤，脸色惨白。但只片刻，他便恢复了自若的神情，坦然地走到祖宗的神台前，拿香点上，拜了几拜，然后将香插入香炉。

第二章

欲断指 宇峰无泪非绝情

卓宇峰感觉到父亲要做什么，想喊，舌头却涩；想过去拉父亲，双脚却迈不开，好像有种无形的力在控制着他，使他欲喊欲动都不能。他急出了泪……

父亲回头对他淡然地笑笑：“好男儿流血不流泪。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想办法杀他们的棋。”

“是，爹。”他心道，揩掉泪水。

卓世雄从台上拿起一把短刀，二话没说便朝左食指削去，只听得“嘶”的一声，食指已“扑”地落在楼板上，一柱血喷向天花板……

刹那间，父亲被一团血光笼罩的背影，就像一座火山最后的喷吐，一股热流如水般注入他的心田。

那是你爹的魂。母亲说，帮他拾起还在滴血的食指。

“爹呢？”

“他走了。”母亲吮吸着断指上的血，像在把父亲吮入心里。

“娘，我想哭。”

“哭吧，你爹听着，在路上就不寂寞了。”

他听到自己的喉咙在“咕嘟、咕嘟”地响，不像哭音，倒像是血液流过的声音。母亲轻轻地抚着他的背：“能‘哇’声哭出来吗？”

他憋红着脸，哇不出。

“哇不出算了，让你弟妹他们去哇吧，别憋坏了身子。”

“嗯。”他答。胸前又咕嘟、咕嘟响，像有一匹烈马在奔腾。

当然。父亲那截手指，那柱血，早已入心入骨。直到许多年之后，那指、那血仍带着一股暖腥，在他的梦中飞翔，如鹰如瀑，动魂动魄。

当他十年磨一剑，将二叔请到家里的象棋高手都击败后，他觉得替父亲复仇的时候到了。

其时梅兰竹三园园主几近而立之年，棋艺之精，可谓炉火纯青，几达臻境。



但这并没慑住他卓宇峰。

娘，我去为爹还魂。母亲拢拢花白的头发，去吧。

他便喝了六六三十六碗酒，手里提着一袋彩金，一股酒气冲开梅园的大门。彩金往赵青阳身旁的台上一掷，朗声道，“赵园主今日若不肯手谈三局，我卓宇峰的头就留在梅园了。”

毫无选择的余地。赵青阳眼都没瞥一下彩金，只轻轻放下手中的王维诗集，淡淡道：“主随客便吧。请坐。喝白毛尖茶还是喝翠珠茶？”

话语轻淡，却不失园主风度。想想他们卓家虽有万贯家财，但单为这“园主”二字，已一脚走去了三十二代人。三十二代，八百年光阴，竟未沾半点“园主”的边。因为棋城人不认钱，不认你的万贯家财，只认你的棋艺达到臻境否。未达，任你天皇老子，也没资格与梅兰竹三园并称园主。钱再多也白搭，客客气气喊你一声老爷或老板，让你知道自己周身除了充满铜臭之外，并无别的美感可言。金山银山也是你的，与别人无关。而园主则不同，它既代表着棋艺的最高境界，又是棋城人心中的精神象征。它如碧空，任由人们的灵魂自由飞翔；它如海，任由人们驰出梦中的帆……多少人做梦都想面对梅兰竹三园园主，马一番，炮一番，车一番，最后被对方叫声“将军”，被杀棋而归，也是乐滋滋，就像和仙神握了手一样。但真正能踏入梅兰竹三园的人，却少之又少。不是因为自知技不如人，而是双脚不听话，好像丑媳妇羞于见公婆，生怕未动一步就丢了丑。

园主离他很近，他又觉得很远。关键看你是否能赢梅兰竹三园。二叔幽幽地说：“赢了，大家就认你了。”

“茶，待会喝。先下棋。”

“嗯，行。”赵青阳答，缓缓站起身，帆一样无声地驰上棋楼。

坐定，卓宇峰便感到赵青阳静如海子，灵魂尽可以投入去，可感到其宽可感到其阔，却断难摸着边际。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默默稳住神，尽量不去瞧赵青阳。

“请。”赵青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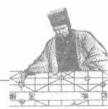
嗯，为这一刻，他卓宇峰盼了多少年呐。现在来了，他拼命控制住自己的激动，道声，爹，儿开局了。便出手拈炮，叭声落枰。出子即显出杀棋的气势。

赵青阳手没动，身没动，但那只左马好像自个长了脚似的，一步跃上，守住中兵，宽出车道。

卓宇峰轻轻“噫”了一声。

当棋人合一的时候，人不动，棋自动。二叔眼含一片圣境，道着的像梦语：棋随魂飞魂飘，处处是路，处处有明月春风、蝶舞阳光。

你爹有一夜说棋飞起来了，高兴得跳下床，衣服也顾不上穿，跑上棋楼，一



蹲就是七天。母亲说时，满脸挂着美丽。

听的虽多，但真正眼见，却是目下。卓宇峰顿生敬意，来时的恨仿佛烟消云散了。不行，这样下去断断不行，刚开局心理就输了给对方，这棋还不是不战自输？不，你卓宇峰应该记住对手是你的仇家，你应该升起怒火，以怒火冲破对方的防线。他这也许只是假像，并非真正的棋人合一，只是用气功导棋罢了。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敬。他抬起头，目光如火，直喷赵青阳。怪，目光一碰到赵青阳的身上，就像落在水里，“嗤”的一声，“嗤”的一声，全冷灭了。

二叔叹了口气：棋艺棋艺，是生命之艺，岂是一把怒火替代得了的？

卓宇峰不由一颤。

棋楼静极。连酒气穿肠过胃的咕咕声都如鼓轰响。卓宇峰暗骂了自己一声：除了酒气，你当还有豪气。行棋吧，行出你的豪气来。

卒乃民之本，拱卒。

飞相。这里天宽地广，任你来。

卓宇峰自觉又输了一筹，脸被气憋得通红。豪气非但显不出，反而气怏在心。一种烦躁如蚁爬在身上，令魂魄时左时右，总难凝注于棋。

“来杯翠珠茶吧。”

“嗯，好。”他答得爽快，像是盼望已久。咦，他怎知我想喝茶？肯定是我形露于色，所思所想都让他看透彻了。唉，你不知他，他却知你，你还能不被动挨打？二叔忧虑地望着他：你应该打打他们三园的棋谱，取其长处……

不，他们纵有天大的长处我也不取，靠取人家的赢棋，算什么好汉？我便是我。他们的棋谱，二叔你自己留着慢慢看吧。卓宇峰豪情万丈地说。二叔无奈。母亲笑说：好子不吃别母奶。卓宇峰感到宽慰：知就知吧，人活天地间，就得坦坦荡荡。

书僮送上茶来。

卓宇峰端起杯，看着翠珠茶一颗沉下，又一颗沉下，然后舒开三片芽叶，嫩嫩绿绿的有如春山的青翠，他的心情顿时变得畅顺起来。品一口，茶香沁到脚尖，生命且甘且甜，如沐美丽的春风。都说与三园园主下棋，随时都可感到其美。这话似乎不假。他不由赞：“好茶。”

赵青阳没吭声，只端着茶杯静静地看，像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杯在，珠茶在。珠茶舒开芽叶，他的目光像道：生命舒展得美，还须有清净的水。

卓宇峰暗骂：扮高深。

赵青阳微笑，唇沾了一下茶，目光竟青翠起来。卓宇峰顿自叹不如，刚静下的心又浮躁起来。走吧，你显然不是他的对手。这世间最羞耻的事，莫过于不战自败。是草包，还是英雄，不比试过怎知？下，把棋下出个天翻地覆来……



炮居中，瞄你的中兵。

马踏上，盯你的炮没商量。

车来了，看你往哪跑。

象行方步，你能奈之何？

两人棋来棋往，只见卓宇峰的棋走得慢，赵青阳的棋走得快。几乎是卓宇峰落子的瞬间，他赵青阳的棋子也到位了。

但赵青阳从没催过卓宇峰一下，仿佛他一万年行一步棋，他赵青阳也无所谓。

三局棋足足下了三天，输得他卓宇峰当堂吐了一口血……虽然赵青阳说“将军，杀棋”的声音很轻、很柔，就像妙龄少女唇间吐出的话语，他听着却像一把利刀飞来，将他的脖子齐刷刷削下，脑袋飞起，撞向天花板，“嘭”的一声便掉入无底的深渊……

棋城的人对他们两个的对弈浑然不觉。

卓宇峰将三十二截手指吻了一遍，方道：“列祖列宗，我卓宇峰无能，今下又给菊园带来耻辱了……我……”

天空飘着冷雨，棋城沉在梦乡。唐玉仙一觉醒来，发现丈夫不在身边，忙跳下床，穿上红裙，直奔棋楼。傍晚丈夫回来，脸色阴沉，像被人挖了心似的，她已有所警觉。对他们卓家，她是太了解了，一个个视棋如命，却输不得。一输便按什么家法，又是断指，又是出家去修什么炼，疯疯癫癫的。断指便断指吧，作为一种自我惩罚也未尝不可。但卓家的就是放不开，大多都在断指后的两三年里郁郁而死。命窄的，断指后即消逝。她才几岁呀？正当如花年华，有的是世界，可不想这就做了寡妇。轻轻闪入棋楼，只见微弱的灯光下，卓宇峰正跪在神台前，脊梁弯的像被十万大山压断，“嘎啦、嘎啦”的声中，骨头呜呜哀鸣……她欲骂，心却已自一酸，泪哗啦、哗啦往下掉。自她从瑶山嫁到棋城，他对她就像对雪一样地呵护，硬了怕碎，暖了怕化掉，可谓温柔备至。

卓宇峰站起身，从台上拿起刀，抬手便要断指。唐玉仙哪里还忍得住，不由大喊：“老公啊，你想我当寡妇吗？”

卓宇峰一愣，唐玉仙乘机扑过去，欲夺下他手中的刀，却见卓宇峰身子一闪，抬刀一挡，“叮”的一声，将一枚飞向唐玉仙背脊心的飞镖拍到地下。

“刺客！”两人几乎同声道，又几乎同时身形一晃，双双飘出窗外。

第三章

追刺客 夫妻联手战群魔

脚刚踮地，唐玉仙虽然是后落，但卓宇峰感到后脑扫过一阵风，只听唐玉仙的红裙子忽啦啦一响，整个人儿猛地飘升，胜似飞虹，一下子就飘到卓宇峰前面，眨眼已拉开数十丈距离。

卓宇峰望着妻子母豹般迅捷的身影，心里赞叹不已，仿佛又见到当年的她。她是鹿州瑶王的女儿，虽贵为瑶家公主，但自小便随猎手打猎，练就一身穿山过林、攀崖跃谷的好身手，都当母亲了，仍不失当年的风采。翻墙出了大街，那些廊柱、树木、棋楼，就像她熟悉的百里瑶山，身形飞闪腾跃之间，已接近跑在前面的黑影。相比之下，卓宇峰觉得自己高大的身材，满身发达的肌肉，倒像了一头熊，显得笨拙。尽管他已经施展出浑身的轻功功夫，也无法赶上自己的妻子。始终保持在数十丈的距离。

借着街上微弱的灯光，他看到黑影身材苗条，动作显出一种女性的阴柔。轻功也了得，忽而飘上屋顶，脚尖如秋叶落在瓦上，只发出轻微声响；忽而飞下黑咕隆咚的巷子，黑衣嗦嗦，雨点急滴青石板似的，疾风而去。

唐玉仙虽迅捷如母豹，却不像豹子那样，只能借助一股爆发力，速跑百儿几十米。当她追近黑影，与黑影相距十来丈的时候，她就恢复了猎人的本性。不管黑影飘在屋顶，还是飞入巷子，她始终飘飞在高处，紧紧盯着黑影。不时又加加速，给黑影增添压力。在她的眼里，黑影就像是野猪、獐子一类的猎物，全然在她的掌握之中。

卓宇峰听到了黑影的喘息声。

卓宇峰感到了黑影脚步的慌乱。

突然，卓宇峰嗅到了黑影求助的气息，他刚要高声提醒唐玉仙，唐玉仙春叶般清脆的声音已飞入他的耳朵，“老公，藏在暗处的家伙就交给你啦。”

话音刚落，几道白光一闪，直喇喇朝唐玉仙飞刺。唐玉仙身形一飘一升，一闪一晃，就像穿林避叶似的，轻松地避过了几把飞刀。



卓宇峰何等敏捷，脚尖一撩，撩起几块瓦片，顺手接住，便朝闪出白光的暗处掷去。瓦片如电闪，带着一股力压江河的劲道，发出“嗖嗖”之声。暗处立马传来“唉哟、唉哟”的惨叫。

唐玉仙红裙一舞，显然是在夸奖他卓宇峰的身手不凡。

卓宇峰心里乐道，我这个老婆呀，身在险境，仍不忘瑶家人的舞蹈。当年他在鹿州瑶山尾追唐玉仙，就是被她如舞如蹈的身影迷住。多年不曾见着，今夜重见，卓宇峰顿觉热血沸腾，身心充满一种无比幸福的愉悦。要是在原始的瑶山，他追上她的话，准会一把将她搂入怀里，一腔激情将她融化。

但今夜，今夜却是在充满险象的棋城。他不敢有半点大意。

但是，是谁跟他们卓家有仇？居然夜半来偷袭。他思来想去，除了二弟宇航爱在外赌博，惹点小事之外，并没什么跟人结怨结仇的地方。因为家族的生意做得堂堂正正，总是与对方保持双赢的局面，从没出现因欺诈、失信而引起的争执。他卓宇峰越想，越觉得此事发生得蹊跷。却又感到并非空穴来风，从沿途有人接应，身手都不一般的情形来看，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但对方是谁？又是些什么人？

不容他多想——

一把银针朝唐玉仙飞刺而至。

“老婆，小心呀！”卓宇峰失声喊道。唐玉仙咯咯一笑，“老公，放心。”说罢，红裙一撩一扇，银针卟声、卟声落在瓦面，消失于无形。卓宇峰如前泡制，撩瓦掷瓦。

但——

瓦片飞掷的暗处，并没如期传出“唉哟”的惨叫。

卓宇峰心下一愣，马上又听声辨息，一连掷出十几块瓦片，却都只有瓦片碎裂的回声。

高手，遇着高手了。

卓宇峰感觉不妙，顿高声喊：“老婆，咱不玩啦，咱撤。”

“不，老公，我才刚刚上瘾哩。”唐玉仙回答道，“你不就失了一下手嘛。几个小毛贼，怕什么？玩哦，玩开心点。”

哟哟，我这老婆哟，不能玩，一玩就玩得疯玩得癫，心就像回到从前。卓宇峰哭笑不得地想。然而，当他望着唐玉仙婀娜多姿的身影，热血一腾，早忘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孤军切忌深入”的棋训，深吸一口气，紧跟在唐玉仙的身后。

黑影跳入一条巷，几个躲在暗处黑影正准备张网，捕获唐玉仙。可唐玉仙却只在他们头上飘过。他们仰头之际，正吃着卓宇峰掷来的瓦片。有的额头开花，